

太魯閣族語言行動社群建置之初探

黃毓超、湯愛玉

摘要

本研究以花蓮加灣部落為田野場域，透過參與式行動研究取徑，與在地「臺灣太魯閣族文化推廣學會」共同協作，應用 LINE 社群建立「太魯閣族語行動社群」，探討在數位時代中，如何結合科技創新和在地參與，推動原住民族語言復振實踐工作。研究結果顯示，族人普遍對族語學習具高度認同與積極態度，並期待藉由生活化、影音化與互動式的數位內容提升社群參與度及學習和使用動機。雖然此社群在串連分散語言使用者與創造新對話空間方面效果有限，但結合實體活動應能更有效深化參與和促進成員交流。本研究強調意識建立仍是語言復振的基礎，貼近在地需求和在地經營則是社群永續的關鍵。

◎ 關鍵字：太魯閣族、社群媒體、原住民族、語言復振

◎ 本文第一作者黃毓超為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教授；第二作者湯愛玉為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副教授。

◎ 通訊作者為黃毓超，聯絡方式：Email：yc@ndhu.edu.tw；通訊處：974301 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1號。

◎ 致謝：本文為國科會研究計畫《太魯閣族語言行動社群平台建置與評估》（NSTC 114-2420-H-259-013）之部分研究成果。作者感謝評審們的寶貴意見，並感謝所有參與訪談的長輩與朋友們。

◎ 收稿日期：2025/01/07 接受日期：2025/07/24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a Truku Language Mobile Community

Yu-Chao Huang, Apay Ai-yu Tang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vitalization of Indigenous language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focusing on the Qowgan/Qawgan community in Hualien, Taiwan, as the primary field site.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Taiwan Truku Cultural Promotion Association and employing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a Truku-language mobile community was established via the LINE social media platform to explore new modes of language practice in the digital age. The results reveal a strong sense of identity and motivation among community members regarding Truku language learning and usage. Participants express a clear preference for localized, audiovisual, and interactive digital content to enhance engagement and encourage language usage. While this mobile community demonstrates limited ability for connecting dispersed speakers and fostering new spaces for dialogue, the inclusion of offline activities is essential for deepening interaction and sustaining participation. Furthermore, raising language consciousness is fundamental to revitalization efforts, and addressing local needs while fostering grounded, community-led practices is key to ensuring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 Keywords: Truku, Social media, Indigenous peoples,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 The first author, Yu-Chao Huang,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Indigenous Languages and Communication at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The second author, Apay Ai-yu Ta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Indigenous Languages and Communication at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 Corresponding author: Yu-Chao Huang, email: yc@ndhu.edu.tw. Address: No. 1, Sec. 2, Da Hsueh Rd. Shoufeng, Hualien 974301, Taiwan.

⊙ Acknowledgements: This research was partially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Project Number: NSTC 114-2420-H-259-013), titled “Developing and Evaluating a Mobile Phone-base Community for Truku Language.” The authors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anonymous reviewers for their valuable comments, and express their gratitude to all the elders and friend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interviews.

⊙ Received: 2025/01/07 Accepted: 2025/07/24

壹、緒論

在數位時代持續重塑人類生活樣貌的資訊社會中，我們不應僅關注科技創新或帶來的經濟效益，更應正視其對個人主觀幸福感的直接影響，亦即我們是否真正「過上更好的生活」，這正是「數位福祉」（digital well-being）的核心關懷所在；具體地說，數位福祉不僅重視擴展數位環境中的機會，更需降低可能的潛在風險（OECD, 2019）。這進一步引導我們思考數位科技作為促進社會包容與文化永續的可能，特別對原住民族而言，當前的數位機會，不應僅停留在網路接取或設備可及，更能作為實現文化永續的重要媒介。尤其在面對族群語言逐漸式微、文化傳承逐漸斷裂之際，若能善用數位工具建構屬於族群自身的語言與文化傳播場域，或可開展出以族群為主體的新型態的文化實踐。

事實上，語言復振早已是全球原住民族權利與文化永續的重要課題。在面對全球原住民族語言的瀕危與消逝，聯合國大會訂定 2019 年為國際原住民族語言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更於 2020 年發表《洛斯皮諾斯宣言》（*Los Pinos Declaration*），宣布 2022 年至 2032 年為「全球原住民族語言行動十年」（Global Action Plan of the International Decade of Indigenous Languages），強調國際上與個別國家，當前保存、復振與推廣原住民族語言有著急迫性，這十年間聯合國各組織將協同合作，增進全球原住民族語言的永續發展。最重要的，延續原住民族語言不僅是彰顯原住民族知識中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智慧，對於增進文化永續、健康生活與人權正義也展現積極意義，更是邁向多語、多元的包容社會的重要基石。

國內亦於 2017 年公布施行《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立法目的即在強化原住民族語言保存與發展，除了語言傳承工作外，更致力推動原住民族語言的活用與通用。

¹而後 2019 年公布施行的《國家語言發展法》與《文化基本法》持續肯認國家朝向多

-
1. 請參見《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第 8 條：「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應積極於家庭、部落、工作場所、集會活動及公共場所推動使用原住民族語言，以營造原住民族語言使用環境。」、第 14 條：「原住民族地區之政府機關（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得以地方通行語書寫公文書。」；15 條第 1 款：「原住民族地區之大眾運輸工具及場站，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增加地方通行語之播音。」

元文化發展和語言文化多樣性的精神，同時強調政府應優先推動瀕危語言的傳承、復振和發展相關措施，如：建置資料庫系統、健全教學研究資源、營造友善使用環境、推廣語言傳播等。²值此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流失的時刻，族語復振工作不僅是前述法律的重要實踐工作，更是重整與建構原住民族知識體系，邁向多元與多語文化的包容和健康社會的關鍵。

一般來說，有效語言復振工作需要由上而下（top-down）語言政策及由下而上（bottom-up）復振工作同時進行。但無論是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只要語言持續被人們使用，就能讓語言存活，而語言要能被使用，有三個不可或缺條件：能力、機會和動機（Grin, 2003）。然而，根據文化部 2022 年公布的《國家語言發展報告》顯示，³原住民族語在所有國家語言中不僅最為瀕危，世代傳承危機更為嚴重，當前許多年輕族人已缺少基本族語能力。再者，部落經濟條件造成的社會移動讓族語使用機會更為降低（蘇政傑，2010）；且過往臺灣社會獨尊華語的語言政策，甚至近期國家透過「雙語政策」大力推廣英語，都讓母語地位更加低落，降低使用動機，進而加劇語言流失（張學謙，2020a）。

當前語言復振重點工作除了國家應落實多語政策外，更需結合家庭、社區與學校，以意識啟發、發展能力並開創機會的方式活化語言使用（張學謙，2020b），其中提升族語意識與營造語言使用環境則是最重要的兩項目標（湯愛玉，2015）。然如前述因經濟產生的社會移動讓許多年輕人離鄉工作，在此情境下，如何連結分散的族語使用者以建構社群是當前母語復振的新課題。近年新興的社群媒體（social media）或許是一個能串連語言使用者的新工具，其不僅可以幫助尋找母語溝通對象，創造新的語言使用機會和環境，更可突破時空的限制，讓使用者能透過彼此的互動產生群體認同，以共有的族群語言或文化，建構如 Anderson（1983）所言之「想像共同體」，成為族群凝聚的新社群。

2. 請參見《國家語言發展法》第 7 條：「對於面臨傳承危機之國家語言，政府應優先推動其傳承、復振及發展等特別保障措施如下：一、建置普查機制及資料庫系統。二、健全教學資源及研究發展。三、強化公共服務資源及營造友善使用環境。四、推廣大眾傳播事業及各種形式通訊傳播服務。五、其他促進面臨傳承危機之國家語言發展事項。」

3. 此報告公布時間為 2022 年 8 月並於 2023 年 3 月 6 日提出修正版本。

過去研究證實，社群媒體具備彈性與多樣的傳播特性、跨越地理限制並連結大量使用者而有助語言學習（Barrot, 2021），語言初學者能透過社群媒體與母語人士互動，進而增強語言能力（Hattem & Lomicka, 2016）。社群媒體更能幫助少數語言在世代間彼此交流使用（李展、張琳，2018），進而成為增進語言認同與意識重要的互動空間（黃毓超、李佩容，2015）。而當行動科技普及並已成為民眾主要的連網工具時（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24），結合社群媒體與行動通訊，應可發展出一種創新且吸引更多年輕族群參與的族語復振模式和機會。

最後，從社群媒體立基的社會網絡角度觀之，由於社會網絡連結和結構直接影響個人的語言使用和維繫（Milroy, 1987），且網絡內的共享語言更是促成信任、情感互動以及經濟合作的重要中介（Padilla-Iglesias & Kramer, 2021）。故族語行動社群的建立，除了是透過社群媒體促進語言和文化傳承，亦是幫助人際連結和強化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更可視為達成數位福祉中促進社會聯繫指標的具體實踐。因此，本研究在強化族語使用動機、增加族語使用機會和提升族語能力的目標下，以重視在地協作和促成實質改變的參與式行動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為取徑，與花蓮縣秀林鄉加灣部落「臺灣太魯閣族文化推廣學會」共同發展太魯閣族語行動社群。

具體而言，本研究有三大目的：一是分析在地面臨的語言傳承問題並據此建立太魯閣族語行動社群；二是藉由社群連結太魯閣族語使用者，並促進成員間的語言交流；三是透過社群經營幫助族語傳承，最後評估其效果並根據分析結果調整後續行動。

貳、問題意識

一、語言意識的在地落實

現行族語傳承工作在整體政策上面臨極大的挑戰，最主要原因在於政策與法令未能真正落實，政府在許多政策推行上仍僅是協助者或觀望者（湯愛玉，2015），多項對原住民語言權保障的法律也未積極執行僅徒具形式（何光明，2011）。近年雖通過《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國家語言發展法》與《文化基本法》相關法案，但長

期來國家在族語復振的資源挹注仍屬有限，是否有持續、明確與一貫的政策和措施支持仍待考驗。再者，由於部落社會及家庭結構的改變使得族語傳承益發困難，但目前母語教育措施常未因現況而有所彈性調整，加上族語活力下降、族語社會地位低落及誤認族語影響將來就業發展皆使現今族人更缺乏族語意識和使用意願（湯愛玉，2015）。

觀察近期各地推動的語言復振工作主要在透過保存、教學、傳承讓語言減緩流失，還原母語活力與使用。過往各國許多學者提出相關復振對策和執行作法（Cooper, Argo-Kemp, Wylie, & Hodgen, 2004；Hinton & Hale, 2001；Tsunoda, 2006），其中「沈浸式」（immersion）應是普遍公認實務中較好的方法（張學謙，2011），沈浸式學習的概念在於串連學校、社區、家庭等場域，共同營造語言使用環境，讓語言可以自然的在生活中被使用，達到活化與活用語言之目的。當前部分復振工作也已開始嘗試建構「沈浸式」的族語教學以活化族語使用，但多數集中在幼兒階段（田雅頻，2022；周梅雀，2015；梁有章，2018），而在擴大至其他就學階段的師資人力、教學意願、學習動機與家長觀念等也面臨極大挑戰（文化部，2022）。

然而，無論採行任何措施，語言保存關鍵仍在於使用者意願及傳承工具使用，尤其是在「先前意識形態的澄清」（prior ideological clarification）最為必要（Fishman, 1991），而強化語言意識就是語言復振的重點長期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語言傳承過程不僅止於學習語言，更是學習者於語言文化中社會化，意即語言復振必須讓學習者能沈浸於該語言文化經驗和世界觀中才能習得語言的內涵（Meek, 2011），故而文化和場域導向的傳承模式是語言和文化意識啟發的核心，而藉由語言學習傳統知識、文化經驗就是讓族語活用的必要功課。

因此，語言意識於在地落實的核心即是如何積極鼓勵在地部落族人體認族語延續的價值，尤其是年輕人必須擔負起傳承母語和傳統知識的責任與使命，對其宣傳族語在文化等面向的重要性，提升其對族語和文化的認同感，而當年輕一輩逐漸成長後，也能讓族語傳承在地化，並且逐漸發展新一代對族語的興趣與熱忱，以能真正提升族語傳承意識，永續族語生命。

二、網絡連結的持續擴散

除了促進語言意識的基礎工作外，當前原住民族語言復振另一挑戰則是缺少說話與聽話的對象，由於國家長期華語教育政策、生活型態改變、或因經濟遷徙造成的家庭和社群單位的分裂，都讓族語的世代傳承造成斷層，呈現年輕一輩使用族語的情形不斷降低，而如何連結這些分散的使用者，以建構族語社群是當前母語復振的新課題。隨著網際網路的興起與普及，其跨地域、跨時間的特性，提供了離散語言（diaspora language）連結各地使用者的可能（Sadan, 2011），尤其線上對話互動過程能讓語言持續使用也同時促進文化的共同性（cultural commonality）進而生成語言社群（linguistic community）（Brink-Danna, 2011）。

不過，建立線上語言社群的並非新概念，在網路普及初期 Warschauer（1998, 2000）就曾整合線上討論區、電子郵件與網站等工具建立語言學習社群，其中最為特別的是，此線上社群不僅是語言學習的空間，成員透過彼此間的資訊交流與情感凝聚，成為連結部落的重要管道；並藉由數位媒材展示族群文化和智慧，進而強化族群認同、深化族語學習。國內曾有嘗試利用「網路母語學習社群」討論族語學習者的認同與動機提升，但此方法雖能夠滿足已具備學習動機的學員，整體社群在提升動機和意識成效仍然有限（黃愷銘，2004）。而當社群媒體普遍使用後，一個貼近語言人際互動的社群平台也隨之興起。

由於社群媒體的核心功能在於提供使用者經營管理個人人際網絡（boyd & Ellison, 2007），使用者能便利地透過社群平台與自己的社交圈進行互動（Ellison, Wohn, Khan, & Fewins-Bliss, 2012）。加上網路的跨越時空的限制，各地使用者即能以共同的語言和文化為基礎，透過社群媒體進行串聯與對話（Herring et al., 2007），研究顯示，社群媒體多元語言呈現提供了創新的社交情境，打造語言維繫的新機會（Carroll, 2008；Cunliffe, Morris, & Prys, 2013；Honeycutt & Cunliffe, 2010）。

再者，當我們探究社群媒體作為促進社會聯繫進而活化族語使用的面向時，社會網絡相關論述能幫助我們思考族語行動社群的規劃方向。由於個人社會網絡連結包含多元關係型態（如：家人、朋友、同事等），不同的關係有著不同的社會意涵，代表著人際間緊密程度的連結強度（tie strength）是社會網絡中最常被分析重點之一

(McCarty, 1996)。其中強連結 (strong tie) 意指穩定、緊密並常互動的關係，如：家人或密友；弱連結 (weak tie) 則屬較少聯繫或缺乏感情交流的社交關係（如：點頭之交）。研究指出，強連結能影響個人觀念 (McAdam & Paulsen, 1993)，而弱連結能促進訊息流通 (Granovetter, 1973)。

實則個人社會網絡已被認為是影響語言使用和流動的重要因素 (Milroy, 1987；Kerswill & Williams, 2000)，網絡中的強連結透過群體內部規範而維繫語言，弱連結能促進創新的語言使用行為 (Matsumoto, 2010)。因此，我們或可藉由網絡強弱連結的不同功能，進行母語意識推廣。一方面，透過家人、朋友的相互影響，促進語言意識的建立，同時鼓勵族語對話；另一方面，藉由弱連結的多樣性，傳遞族語推廣資訊，達到接觸更廣泛目標對象的目標 (黃毓超、李佩容，2015)。

三、行動平台的科技創新

在科技創新應用上，過去語言學者們主要利用數位工具進行語言保存與傳承。在語言保存上，數位化的錄影、音工具與資料庫讓語言蒐集、保存和分析等工作幫助減少人力和經濟成本 (Grenoble & Whaley, 2002；Montgomery-Anderson, 2009)；在語言傳承上，藉由影像、聲音、圖像和文字結合的多媒體教學也被持續應用在母語傳承的教學工作 (Kroskrity & Reynolds, 2001；Hermes & King, 2013；Koole et al., 2023)。綜整來說，這些新興科技能便利與經濟的進行語言紀錄保存，提供了簡便、多元、創新的模式進行語言傳承與學習，以利語言的保存與傳承 (Eisenlohr, 2004；Galla, 2016)。最重要的是，這些新方法增進語言連結新生活型態的機會，讓語言能和新的生活習慣與偏好結合，促進年輕族群有意願接觸 (Buszard-Welcher, 2001)，且讓語言在年輕一代的社會關係中能被使用 (Edwards, 2002)。

國內應用數位工具也大致聚焦在語言資料庫建立和族語教學發展兩個面向。其中語料庫建置多為學術研究機構主導，如：中央研究院語言典藏計畫下的「臺灣南島語數位典藏」 (<https://formosan.sinica.edu.tw>)、臺灣大學建置的「臺大臺灣南島與多媒體語料庫」 (<https://corpus.linguistics.ntu.edu.tw>)、靜宜大學團隊設立的「蘭嶼達悟語口語資料典藏網」 (<https://yamiproject.cs.pu.edu.tw>) 等。⁴ 族語教學發展上則以數位教

4. 中央研究院之「臺灣南島語數位典藏」現已為庫存網頁、靜宜大學之「蘭嶼達悟語口語資料典藏網」連結已失效。

材開發為主，如：原民會的族語 e 樂園 (<https://web.kloka.tw>)。研究顯示，利用科技的母語學習可以提供豐富的語言和文化資料（翁貴美，2008；陳坤昇，2019）、提高興趣與學習效果（李元鴻，2008；劉宣伶，2016）以及促進認同（石美惠，2011；陳麗娟，2016）等。

隨著傳播科技行動化，族語傳承措施也開始透過行動通訊方式推展。目前國外原住民族語相關案例大致有：（1）字典或翻譯：結合語料庫便利使用者查詢族語單字與翻譯，如：「Cherokee 字典」（美國），（2）課程學習：以多媒體方式（如：發音、影片等）與即時互動模式開發之族語學習教材，如：「Tusaalanga 族語課程」（加拿大）；（3）文化資源：傳統部落故事與文化的介紹和認識，如「Sharing The Dreaming 床邊故事」（澳洲）；（4）互動遊戲：以互動遊戲模式結合族語學習，如：「Kura」（紐西蘭）等。國內目前族語復振應用行動通訊並不多見，主要集中在族語學習為主（如：族語辨識精靈、原住民族語言教材、阿美語字典）。

近期針對北美 32 個族語復振行動應用程式（App）的評估調查顯示，結合行動科技的優點在於便攜（隨時隨地可參與和學習）、易學（降低學習焦慮）、經濟（行動電話普遍使用且無需付費正式課程）與趣味（提供遊戲化的語言學習），但也有部分隱憂，如：行動學習易讓使用者分心、科技快速變化或經費缺乏造成軟體停止更新而無法使用，或是缺乏在地社群參與造成文化內容錯誤和衝突等（Cassels & Farr, 2019）。因此，本研究將採取參與式行動研究的方法，與在地社群共同協作，讓行動社群建立在部落關係網絡的基礎，並實質回應部落族語復振工作需求，同時透過在地知識共創的過程讓社群不因研究結束而終止，更能由在地社群永續經營與發展。

四、參與式行動研究取徑

根據 Elliott (2011) 的分析，參與式行動研究的理論框架源於長期來理論與實踐的探索，可追溯至亞里斯多德將知識分為理論（*episteme*）、技藝（*tèknê*）與實踐（*phronêsis*），其中的「實踐」即是強調透過協同知識建構以解決問題。近代則受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與實用主義思潮影響，挑戰學術與現實生活的分野，主張知識建構必須回應社會議題。到了 1946 年 Kurt Lewin 提出「行

動研究」(action research)一詞，並以研究、行動、反思的循環模式，檢驗理論是否有助於實際社會行動變革，成為參與式行動研究方法的基石。

在 Lewin 提出行動研究之後，巴西解放教育者 Paulo Freire 於 1960 至 70 年代提出以社區為本 (community-based) 的研究取徑被視為另一個參與式行動研究的根源，強調一般大眾參與知識生產和社會轉型，以對抗殖民遺緒、現代主義發展和學術中大量興起的實證研究。而後參與式研究和參與式行動研究在非洲、印度及拉丁美洲持續擴散，其中坦尚尼亞的 Marja-Liisa Swantz 被認為是第一個使用「參與研究」敘述其和社區知識與專業共同發展的實踐工作內涵。1980 年代參與式研究於社區發展與國際發展領域中興起，1990 年代則與行動研究和批判社會科學融合。時至今日，參與式行動研究雖根源於多元理論流派、方法論以及不同的政治關懷，然而，其始終強調知識生產的民主參與、融合行動與反思、整合理論與實踐，回應在地需求並促進個人與社區的發展（見 Pain, & Kesby, 2007 的文獻回顧）。

事實上，社群發展由下而上的力量，亦是近期在地族語復振的重點工作策略，且活化原住民族語言需要仰賴族人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Penfield & Tucker, 2011)。因此，與在地社群的共同推進的參與式行動研究已是語言復振計畫常採取的途徑，如：Nee (2021) 強調多方利害關係人參與語言復振工作，讓語言學習不僅止於教學而成為世代對話與身份肯定的行動，該研究也指出，年輕一輩學習語言的關鍵在於社會和情感的投入，復振必須結合意識培養、關係建立與實踐場域的創建。

從參與式行動研究的角度來看，以社區為本的語言復振必然是一個持續追求與協商的過程 (Lin & Yudaw, 2013)，其中對參與者的賦權 (empowerment) 和能力建構 (capacity building) 更是研究中重要的行動面向 (Olko, 2018)。Tang (2014) 也指出，部落年輕成員是改變的關鍵力量，藉由在地語言復振工作強化整體意識並透過族語教育進行動員，使其自我培力並能作為社區內語言轉換的主導。再者，參與式行動研究更是數位時代下原住民族語言復振的重要方法論，其研究的過程導向、協商與協作的特質，有助我們檢視資訊傳播科技應用於語言復振工作時，是否真正回應在地需求並促進整體社群福祉 (Junker, 2017)。

綜上所述，本研究先理解在地部落當前族語傳承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包含動機、學習與使用等），而後與在地學會共同討論行動社群的發展方向，最後檢視此社

群對族語傳承的影響並調整後續行動。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問題為：

- 一、當前在地部落所面臨的族語傳承的問題為何？
- 二、族語行動社群如何規劃以幫助語言傳承？
- 三、族語行動社群對語言傳承的影響為何？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場域

本研所在地為花蓮縣秀林鄉加灣部落（Qowgan／Qawgan），部落位置在花蓮縣秀林鄉景美村。根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2025 年 7 月統計，加灣部落有原住民 443 戶計 1,361 人，以太魯閣族人為主。不過，本研究並非直接進入部落，而是與在地部落成立的「臺灣太魯閣族文化推廣學會」共同協作。⁵此學會成立於 2021 年，學會理事長為在地族人，學會成立前已長期耕耘太魯閣族語言復振與文化推廣工作，學會成立後定期舉辦族語課程、文化活動以及文物典藏與保存，故學會能協助研究與部落建立深度連結與合作關係，並共同提出符合部落需求的社群建議與經營之策略與做法。

目前加灣部落同樣面對年輕人外移以及語言傳承困難的挑戰，雖未有正式族語能力普查，不過，部落中熟悉與經常使用族語人口仍以年長者（50 歲以上）為多數。正式族語課程除各級學校的母語教學外，主要為秀林鄉公所執行族語推廣計畫學習課程（非僅有太魯閣族語），另外，部落教會亦為族語傳承重要場域，教會持續維持族語讀經和講道、唱族語詩歌等活動。過往學會理事長曾於部落進行以社區為本的語言復振工作（如：文化導向族語課程、師徒制教學等）。結果發現，雖然整體社會中族語的弱勢與位階容易導致年輕人放棄母語，然而，參與課程的年輕族人展現出與族語更緊密的態度，尤其創造一個穩定支持性的族語學習環境，增加族語社交互動，讓族人能感受族語使用的實用和必要，是促進族語復振的關鍵（Tang, 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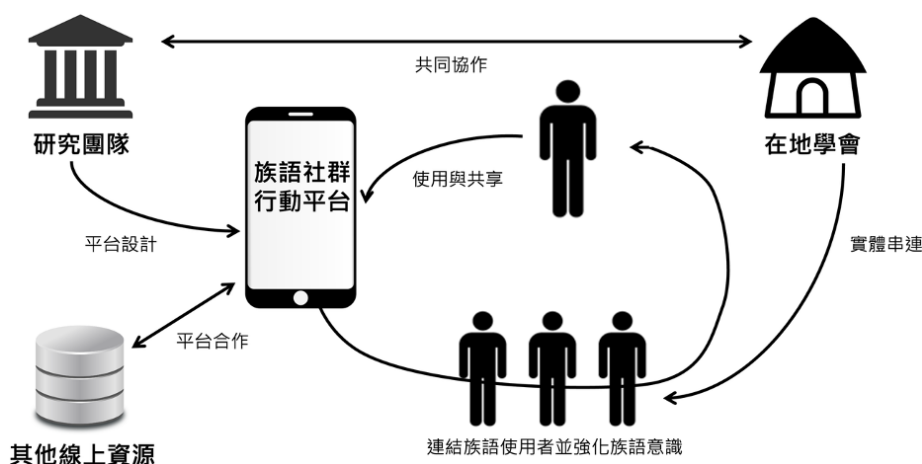
5. 學會成立原名為「臺灣太魯閣族語言文化資產教育學會」，於 2025 年 4 月改為現名。

二、族語社群

本研究與學會共同建立太魯閣族語行動社群，發展架構如圖一所示。首先，需特別說明的是，本研究並不導入新的技術或開發新的應用程式，而是以當前最為普遍使用的社群媒體服務（LINE 社群）結合既有社會網絡，邀請族人加入，讓族語使用者彼此串聯並廣泛接觸，進而促進族語社群的生成。選擇 LINE 社群即是考量此社群的永續經營，透過普遍使用的社群媒體服務結合在地既有的社會網絡進行，不僅讓使用者能即時入手，且研究結束後能由學會持續經營，讓此族語行動社群永續發展。再者，此社群經營將結合既有實體復振活動進行，以達到促進涉入和深入溝通之目的。同時我們關注族語社群成員如何在各類社群媒體行為裡，運用族語從事貼文、留言與自我展演，從日常生活中實體族語社群形成跨越地方、串連組織之線上族語互動社群。

另外，前述提及國內各單位或計畫所建構的語料庫和教學資源不僅分散且被再利用程度仍然有限，故我們也將彙整現有太魯閣族語線上資源，同時與既有語料庫商討合作與串連，以開放知識概念進行規劃，讓所有使用者能更便利的連結資料庫資源，如此也能讓平台不因研究終止而停滯，達到永續經營的效果，同時亦能藉由開放存取環境讓部落與學界、部落與部落、領域與領域能更方便的取用及未來共同合作開發內容與應用工具。

圖一：太魯閣族語行動社群發展架構



三、深度訪談

本研究共執行兩階段之半結構式深度訪談，由本文作者與研究助理擔任訪問者，每階段邀請 10 位受訪者以實體方式進行，訪談時間約一個小時。由於本文其中一位作者與研究助理為部落族人，第一次訪談即由作者與助理先邀請熟識之族人並以滾雪球方式進行受訪者招募；第二次訪談則從社群中招募有興趣自願參與訪談的使用者。由於學會過往舉辦活動經驗和正式調查皆顯示，族語能力和使用常與年齡呈正相關，意即年齡越大族語能力越高（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2025），故訪談對象盡可能由各年齡層組成，以幫助我們了解不同年齡層族人的想法與經驗。

第一次訪談於社群建立前執行（2025 年 3 月），訪談對象除一位為和部落族人通婚的漢人外，其餘皆為太魯閣族人，訪談目的為幫助我們了解族語使用習慣和傳播行為，訪談內容包含：日常人際互動和社群連結等社交背景，並詢問族語能力、學習經驗、社群媒體使用等經驗。後續依據此訪談結果規劃社群運作並於同月建立本研究之行動社群。

第二次深度訪談於社群建立四個月後（2025 年 7 月）進行，訪談對象為參與本社群的成員（其中有 6 位曾參與第一次訪談，前次受訪的漢人亦有參與本次訪談，其餘皆為太魯閣族人），本次訪談聚焦於社群對於語言意識和族語使用的影響，以及個人於社群的參與程度和未來經營建議進行討論（兩次訪談之受訪者詳細背景資訊、訪談日期、地點、大綱等請參閱附錄）。

兩次訪談資料皆經逐字稿轉錄後進行分析。本研究採用主題分析法為主要的資料編碼與分析方式。過程先由研究團隊反覆閱讀逐字稿後掌握整體脈絡，接著對照訪談大綱與研究問題進行編碼，而後歸納相似概念並整合為具體主題類別，最後討論修正並確立主題目的與意義，進而呈現受訪者在族語意識、使用和學習、社群規劃以及社群參與和影響等經驗與觀點。

四、社群經營

本研究根據第一次訪談結果分析結果建立 LINE 社群（*Supu ta Kari* 一起說 Truku），此社群經營包含：（一）社群連結：社群成員可透過本社群分享個人族語學習經驗、族語知識、族群文化認同等，擴展族語使用和強化社群效益，共構友善互動與對話空間，截至第二次訪談前，本社群除本文作者和管理者外共有 55 位成員；（二）訊息發送：社群管理者定期於社群內發送族語相關訊息內容以推廣族語使用（每兩週發送自製之族語教學詞彙影音訊息，以及不定期發送相關族語和文化知識分享）；（三）語料庫連結：彙整目前既存之原住民語料庫與其他線上資源（於社群內公告），讓使用者能更方便連結與使用族語學習資源。請參見下方圖二本行動社群介面與固定發送之族語影音訊息案例。

圖二：本研究行動社群介面與所發送之族語詞彙教學影音訊息案例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目的為透過當前普及的社群媒體服務建立太魯閣族語行動社群，以強化族語意識並連結語言使用者，達到活化語言使用。由於研究透過參與式行動研究方式進行，因此，結果分析將先了解當前在地成員的族語傳承上的經驗以及面臨的問題與挑戰，接續共同討論行動社群可能規劃與經營方向，而後分析此社群互動參與情形及其帶來的影響，作為行動調整與永續經營參考。

一、在地族語傳承面臨挑戰與問題

受訪者學習背景各不相同，但都表達對族語學習的強烈動機與積極態度，背後的理由包含：期待融入在地族群、認為語言是文化根基以及對自我文化認同的重視等。雖然受訪長輩多表示，即使用族語和年輕人說話，但都是用華語回應；不過，年輕一輩其實希望能透過學習族語拉近與長輩間的距離，以理解長輩的生命經驗和族群故事：

有時候在跟老人家溝通或是跟長者在溝通的時候，我沒辦法聽出他們講什麼或者是我沒辦法跟他們對話的時候，對我來說是一件事一個很失望的事情。族語就是拉近族群之間與長者的距離，因為現在長者他們都會講他們的故事，或者是他們的一些生活，我們可以學習到他的經驗，可是我們聽不懂的時候就會有代溝產生。（受訪者 B07）

在族語學習經驗上，家庭被視為最重要的關鍵場域，特別是隔代教養的情境中。年輕一輩中能流利說族語的受訪者即是小時候由祖父輩照顧，一起共同生活，自然習得聽說能力，然而，隨著家庭結構和生活型態改變，這樣自然學習機會已經減少。雖然學校教育亦提供母語選修課程，但實際授課時間與學習機會有限，教學可能偏重形式教學，內容不易應用在日常生活對話中，加上學校語言環境仍以華語為主，更難讓族語成為生活中的語言。至於部落教會過去是族語使用的重要場域，舉辦活動多使用族語，近年來即便仍有族語禮拜，但語言使用重心也逐漸轉向華語為主。

此外，學習族語仍面臨諸多挑戰，有受訪者指出，目前缺乏系統性、結構化的學習資源與管道，尤其是針對初學者的輔導機制仍待建置，例如對於不熟悉族語拼寫系統的學習者來說，若要使用線上族語資源進行查詢與練習就會不知該如何下手。再者，也有受訪者指出，當前最為廣泛使用的線上族語學習工具「族語 e 樂園」在詞彙量、搜尋功能和準確性上仍有限制，並且一些收錄的詞語並非生活用語，較難滿足學習者的需求。

雖然受訪者多表達強烈的學習動機，尤其受訪的年輕人對族語傳承亦有積極意識，然而，過去學會舉辦的族語學習課程參與程度並不踴躍。本次受訪者其中之一為當地村長（亦為太魯閣族），根據其自身與部落族人長期接觸的經驗發現，年輕族群對族語學習有高動機，但似乎較缺乏行動，或許是現代社會各種娛樂選擇豐富，加上課業或工作忙碌與壓力，生活餘裕也少會參與族語進修課程。因此，針對研究問題一探究當前在地部落面臨的族語傳承問題上，應是如何將學習動機導與意識導引至實際學習和參與，故本研究所建立的語言行動社群的重點之一即是如何促使年輕族人實際參與族語學習。

由於學會已於部落打造「太魯閣族部落生活故事館」的實體空間，作為推動族語教學與人才培育之核心場域，定期舉辦族語、文化課程、文物導覽等活動，並逐步形成部落中族人交流重要節點。因此，本研究也結合實體空間和既有活動，透過積極參與實體活動的族人協助擴散連結，納入更多成員，同時也促使線上成員參加實體課程，讓實體與線上互動相互交融，擴展族語使用的網絡，讓此行動社群不僅促進族語意識與使用，也營造穩定與支持太魯閣族語和文化的環境。

二、行動社群整體規劃與經營方向

面對當前族語學習環境資源不足、管道零碎以及學習受限等問題，多數受訪者展現出對結合社群平台以促進語言學習的高度期待，希望發展創新的方式提供生活化族語內容。有受訪者提出，族語學習應該從聽懂開始，再逐步朝向說、讀、寫。因此，有聲內容如：族語影片、情境對話、有聲貼圖除了比文字更生動有趣外，也能增加學習動機和效果。

而 LINE 作為目前族人最常使用的通訊軟體之一，有高度可及與便利性，我們發現，目前許多部落內的團體（如：教會）也使用 LINE 的相關功能連結成員。實際上，本研究的受訪者之一也曾嘗試在自己的 LINE 群組中推動「每日一句」族語分享計畫，然而其指出，若僅以單向訊息發布，缺乏互動設計，難以持續吸引成員關注與參與。因此，在社群經營策略中，除了持續提供簡單、生活化的族語句型教學外，融入影音、貼圖或是短影音等形式，以提升使用者的聽覺接觸與學習動機。

更重要的是，族語學習能結合文化傳承共同進行，受訪者們建議可製作健康知識、法律常識等簡易貼圖，並輔以族語朗讀，拓展族語應用的情境；或規劃雙語導覽影片和文化知識圖文介紹部落風景、飲食、節慶故事等，既能作為語言學習素材，也有助於凝聚社群認同感，更重要的能用太魯閣族語認識自己的文化與部落，而後也能對非族語使用者介紹自己的部落：

或者是說介紹風景啊，我們的路線啊，我們的風景怎麼走，我們進來加灣走的這條路線，這裡是哪裡、叫什麼名字……有點那種導覽的行程，然後是用全族語，因為全族語可以讓我們大家都知道說原來我們家有這麼多的東西……但是我希望是 Truku 語跟中文對照……我跟那我的朋友，臺北的朋友或者我的朋友講說，我們加灣可以玩什麼，可以怎麼怎麼，但是我講 Truku，他們不知道嘛，但是我可以中文翻譯給他們聽。（受訪者 B05）

再者，互動設計亦是未來社群經營的關鍵，受訪者們建議，無論是由社群經營者主動發起討論或定期舉辦活動，都是鼓勵成員主動創造內容，並藉此深化語言運用。同時也能鼓勵年輕族人協助長輩熟悉數位操作，共同參與社群互動，進一步促進跨代學習與文化連結。總結而言，在研究問題二族語行動社群的規劃方向上，除了前述將線上社群與實體課程和活動結合外，社群提供的族語學習訊息內容需兼顧趣味性與實用性，並鼓勵社群成員主動參與，強化互動與共創機制，或許可突破當前學習環境受限的瓶頸，營造穩定的支持空間，成為族語學習與使用的重要推力。

三、行動社群互動參與情形及影響

經過三個多月的經營與參與，此族語行動社群普遍獲得受訪者肯定。許多受訪者表示，從接收觀看社群貼文，確實增加接觸族語的機會，特別是當內容具有文化性或與生活相關的族語時，會更吸引自己注意。不過，部分受訪者也提到，若長期為單一的廣播式貼文，容易忽略且缺乏閱讀及參與動機。另外，除了影音訊息外，未來可將一些日常用語做成迷因圖（meme），不僅增加趣味，也能促使成員轉發，更加擴散學習族語的意識。

如同在社群成立前訪談的相關建議，許多成員再次提及訊息內容可朝向更多互動的方式設計，例如：競賽、猜謎等。事實上，這四個月中團隊也透過發問企圖引發參與，但過程並不熱烈，許多成員點讚但未發言。針對此現象，部分受訪者指出，由於只認識少部分社群成員，會覺得不好意思發言；或因社群訊息並非有急迫性，因此通常不會即時觀看訊息，常常有空時才會閱讀，而當看到有成員回覆時就不會特別再加入對話。

根據社群成立前的訪談分析，線上參與仍需仰賴實體活動作為互動的基礎，故此行動社群成立後曾於 5 月 24 日與學會共同辦理實體手工藝製作活動，共有 8 位族人參與，過程除了用族語說明製作方式與成果，亦於社群中分享，此活動也頗受參與者好評。受訪者建議，未來可多舉辦類似活動凝聚族人感情，並且增加親子文化學習活動（例如：傳統陷阱製作），讓小孩子在參加活動時，自然接觸並學習族語和文化內容。最重要的是，這些學習語言經驗不必拘泥在正式教室中，而是在生活中發生。

不少受訪者亦提及，如果社群貼文來自認識的人與熟悉或參與過的活動時，參與回應和轉發的動機更高，因此，若能持續紀錄實體活動的語言素材轉製成短影音、圖卡或是迷因，並發送至社群中，參與實體活動的人也更樂於互動。有受訪者亦建議，活動設計若能搭配簡單的任務（如：打卡、錄音）或是利用社群標記成員的功能會更吸引人參與，再加上小獎勵，更能增加互動意願。此外，有受訪者也提到，不同年齡層可能習慣與喜歡不同的訊息或互動方式，長輩可能喜歡也習慣語音操作，年輕人則可能偏好短影音挑戰。因此在設計活動與社群互動時，若能針對不同年齡層設計不同的活動或訊息，會更有助於推動跨世代的參與。

研究問題三探究行動社群對族語傳承的影響。根據訪談分析和當前社群參與和互動情形來看，本行動社群藉由增加成員接觸族語內容，可能僅達到語言推廣（language promotion）的效果，但未能創造更多族語使用和對話空間的目標。雖然在規劃社群時，亦朝向線上社群與實體活動結合的方式操作，但目前為止效果仍然有限。因此，未來將與學會共同思考，讓此社群定位為太魯閣族語的推廣角色，除了如受訪者建議，在行動社群中創造引發互動的內容元素，增進成員交流外，也持續引導成員進入實體族語學習課程和文化活動，讓成員能更為熟悉彼此，提高對社群／族語學習的參與動機，逐步達到增進族語使用的機會。

伍、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花蓮加灣部落為場域，與在地組織透過 LINE 社群服務建構太魯閣族語行動社群，嘗試以在地化、社群化與行動化方式，探索新型態的語言復振行動。本研究之社群仍持續經營中，根據目前研究成果就此模式在族語復振挑戰、社群參與和成效以及後續行動進行探討，初步結論如下：

研究結果持續印證學校對母語傳承有許多限制，語言傳承核心仍以家庭為主（張學謙，2011），然而，部落族人對於族語學習保持正向積極，此也呼應近期研究發現（董克景，2018）。不過，族語初學者在學習和使用上仍面臨許多環境壓力與挑戰。本研究重點不在評估族語學習與族語能力，但從訪問中發現自學者利用當前族語數位資源時面臨許多挑戰，讓我們重新思考如何將既有數位工具轉換成真正友善學習的環境。再者，雖然年輕族群顯示強烈的族語意識和動機，但實質進入族語課程或相關活動並不踴躍。因此，未來社群在整合數位族語學習資源時，將持續納入使用者經驗並反映在地文化脈絡，並持續藉由訊息推廣和人際連結引導成員能加入族語學習，真正建構一個有助於族語永續傳承的學習社群。

本族語行動社群建立後，透過族語教學貼文、文化知識分享與實體活動，受訪者不僅增加語言接觸機會，也逐步形成語言社群。雖然此社群目前較偏向族語推廣角色，在連結族語使用者進而促成族語對話的效果仍然有限。不過，我們發現，社群成員期待更多實體互動，尤其是以族群文化為本位的活動內涵。實則結合科技與文化回

應的復振工作已是促其成功的重要策略 (Meighan, 2024)，且實體互動應有助於多方參與並成為線上社群互動的基礎，達到彼此整合互饋效果 (黃毓超、湯愛玉、李佩容、傅可恩, 2015)。因此，未來可嘗試更多跨世代的交流活動，讓語言傳承在生活中落實並從在地社區延伸至在線社群，建立多層次、多場域的族語使用網絡。

再者，本研究所使用的社群媒體平台 (LINE 社群) 具有高度的普及與可接近性，社群成員較無面對科技使用的障礙。行動科技的便利性，也讓成員能隨時加入社群，此結果再次印證行動科技創建語言學習環境的優勢 (Cassels & Farr, 2019)。研究結果也顯示，實用、趣味、文化導向的訊息內容倍受參與者期待，例如：部落導覽、生活知識、日常用語貼圖等，且訊息或活動設計也需仔細考量社群服務的操作情境 (如：多數使用者並不即時觀看訊息)、功能應用 (如：標記成員) 以及不同年齡階層成員的使用經驗，才能真正發揮社群效益並符合成員需求。雖然目前社群參與者仍以瀏覽為主，少有主動發起互動，但此族語行動社群也可視為在地弱連結的聯繫，即使互動頻率較低，仍能藉由持續暴露於語言和文化訊息中，促進參與者的語言意識。

此外，從社會網絡的強連結角度觀之，由於家庭普遍被認為是族語世代間傳承最重的場域，故家庭語言政策 (family language policy) 規劃 (家庭成員的語言使用與決定)，咸被認為是語言保存的關鍵 (張學謙, 2016)。然而，隨著媒體環境和家庭型態的改變，近年 Curdt-Christiansen 與 Huang (2020) 以居住各地家人透過數位媒體進行語言互動而提出「網絡化的家庭語言政策」 (networked family language planning)，雖然在此情境下情感和文化維繫可能更勝於語言學習 (Bose, Gao, Starfield & Perera, 2024)，但本研究所建立的族語行動社群應可作為族語對話的基礎，以社群中族語和文化推廣訊息為觸媒，未來能積極促使部落中的家庭成員 (尤其是跨世代間) 彼此串聯和交流。

最後，本研究以參與式行動研究取徑，實踐由下而上的族語復振工作，研究團隊與加灣部落在地學會的共同協力，以現有空間和族語推廣經驗為基礎，建立本地生成的行動族語社群。本研究的重要嘗試在於，提出族語行動社群作為新的族語復振方法，讓語言和生活型態與媒體偏好結合，促進 (年輕) 族人接觸族語，同時藉語言和傳播的跨領域合作，探究此社群和社會網絡於語言推廣的影響力。我們將根據目前成

果持續調整，以達到串連族語使用者與增加族語使用的目標，同時透過培養社群內部成員，建構族語使用網絡並創造自主運作機制，可確保研究結束後社群仍能持續經營。此外，整合現有語料資源，也能為此社群未來跨組織與社群的知識共享鋪路，如研究緒論所言，唯有讓在地社群成員建立意識並持續成為語言使用者與推廣者，才能實現族人持續用自己的語言說自己的故事。

附錄：兩次深度訪談受訪者背景資訊、訪談日期、地點與大綱

表一：第一次深度訪談受訪者背景資訊、訪談日期與地點

編號	生理性別	年齡	訪談日期	訪談地點	備註
B01	男	67	2025.3.3	太魯閣族部落生活故事館	
B02	女	70	2025.3.3	太魯閣族部落生活故事館	
B03	女	70	2025.3.3	太魯閣族部落生活故事館	
B04	女	44	2025.3.5	受訪者家中	有參與第二次訪談
B05	女	51	2025.3.5	受訪者家中	有參與第二次訪談
B06	女	54	2025.3.5	受訪者家中	
B07	女	24	2025.3.9	景美村村辦公室	有參與第二次訪談
B08	男	29	2025.3.9	景美村村辦公室	有參與第二次訪談
B09	女	23	2025.3.9	景美村村辦公室	有參與第二次訪談
B10	女	28	2025.3.9	景美村村辦公室	有參與第二次訪談

第一次深度訪談大綱

- 一、族語學習經驗，包含：對於族語的學習動機、能力、使用與面臨的問題等。
- 二、媒體使用行為，包含：日常手機、網路、社群媒體使用習慣與人際互動的情境等。
- 三、族語行動社群的規劃建議，包含：如何幫助族語學習與使用、互動參與的期待等。

表二：第二次深度訪談受訪者背景資訊、訪談日期與地點

編號	生理性別	年齡	訪談日期	訪談地點	備註
A01	女	55	2025.7.26	景美村村辦公室	
A02	女	44	2025.7.26	景美村村辦公室	有參與第一次訪談
A03	男	29	2025.7.26	景美村村辦公室	
A04	男	29	2025.7.26	景美村村辦公室	有參與第一次訪談
A05	女	51	2025.7.27	景美村村辦公室	有參與第一次訪談
A06	女	23	2025.7.27	景美村村辦公室	有參與第一次訪談
A07	男	25	2025.7.27	景美村村辦公室	
A08	女	23	2025.7.27	景美村村辦公室	
A09	女	24	2025.7.28	景美村村辦公室	有參與第一次訪談
A10	女	28	2025.7.28	景美村村辦公室	有參與第一次訪談

第二次深度訪談大綱

- 一、對社群發送訊息內容、舉辦活動的感想與建議。
- 二、個人於此社群互動和參與情形，對自身的影響等。
- 三、在有助於個人族語學習使用的前提下，對未來社群經營、族語學習活動辦理的想法和建議。

參考文獻

- 文化部（2022）。《國家語言發展報告》。取自 https://www.moc.gov.tw/News_Content.aspx?n=167&s=95744
- 石美惠（2011）。《台中市國民中小學原住民學生運用線上學習平台學習族語研究》，中臺科技大學文教事業經營研究所碩士論文。
- 田雅頻（2022）。《從沉浸式族語教學幼兒園到太魯閣族語復振—以花蓮太魯閣族原鄉地區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https://doi.org/10.6814/NCCU202201330>
- 李元鴻（2008）。《同儕教導策略在資訊融入原住民族語教學之研究》，國立嘉義大學教育科技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展、張琳（2018）。〈社群媒體增進少數民族語言與文化身分認同〉，游梓翔、溫偉群（編），《社群媒體與口語傳播》，19-30。臺北：五南。
- 何光明（2011.10）。〈台灣原住民族語政策發展研究—從語言權觀點探析〉，「2011 全國原住民族研究論文發表會」。嘉義：嘉義大學。
- 周梅雀（2015）。〈沉浸式排灣族語教學幼兒園實驗班之初探〉，《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8（3）：1-39。[https://doi.org/10.29910/TJIS.201511_8\(3\).0001](https://doi.org/10.29910/TJIS.201511_8(3).0001)
- 原住民族委員會（2025.7.5）。〈核定並刊登公報之部落〉。取自 <https://www.cip.gov.tw/zh-tw/news/data-list/7CDD0E527E32B424/47DCC78D5EC386CD96EC7EA4291B1657-info.html>
- 翁貴美（2008）。《客家數位學習推動成效之研究—以哈客網路學院與客語能力認證網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與政策研究所在職碩士專班學位論文。
-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24）。《2024 年台灣網路報告》。取自 https://report.twNIC.tw/2024/assets/download/TWNIC_TaiwanInternetReport_2024_CH_all.pdf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2025）。《112-113 年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與使用狀況調查》。取自 <https://www.ilrdf.org.tw/basic/?mode=download&func=nod>

e&code=node91&join=91&path=MTEyLTExNOW5tOOAjOWOn(2BS9j(2BawkeaXj(2BiqnuilogOiDveWKm(2BiIh(2BS9v(2BeUqOeLgOazgeiqv(2BafpeOAjeWgseWRilYyNijlhazlkYrniYgpXziIMDkyNTAzMTIyMQ(3D(3D.pdf

- 梁有章（2018）。〈臺灣原住民族語言復振之實施—以春天國小幼兒園沉浸式族語教學為例〉，《臺灣教育評論月刊》，7（5），193-201。
- 陳坤昇（2019）。〈建置具有原住民族文化核心的語言學習工具—從教材、教具到未來科技〉，《原教評論》，88：6-7。
- 陳麗娟（2016）。《沉浸式語言教學模式應用於賽考利克泰雅語課程與教學之研究》，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學謙（2011）。《語言復振的理念與實務：家庭、社區與學校的協作》。臺中：新新台灣文化教育基金會。
- 張學謙（2016）。〈走向添加式雙語主義：強化家庭與學校的母語教育〉，《臺灣教育評論月刊》，5（9）：1-9。
- 張學謙（2020a）。〈自我賦權的語言政策：從母語家庭做起〉，《臺灣教育評論月刊》，9（10）：22-30。
- 張學謙（2020b）。〈母語優先的臺灣本土語言復振教育規劃〉，《教育科學研究期刊》，65（1）：175-200。https://doi.org/10.6209/JORIES.202003_65(1).0007
- 湯愛玉（2015）。〈台灣原住民族語言的復振〉，《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5（2）：159-170。
- 黃愷銘（2004）。《線上學習融入族語教學之行動研究—以原住民族學生社團組織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
- 黃毓超、李佩容（2014）。〈建構台灣母語線上社群與使用行為初探〉，《臺灣語文研究》，9（2）：39-66。https://doi.org/10.6710/JTLL.201409_9(2).0002
- 黃毓超、湯愛玉、李佩容、傅可恩（2015）。〈整合線上與現場之語言復振策略思考與建議〉，《臺灣原住民研究季刊》，8（4）：127-142。https://doi.org/10.29910/TJIS.201512_8(4).0005
- 董克景（2018）。〈百分之五十族語節目的挑戰：在地賦權與語言復振的雙向思考〉，《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23：93-112。

- 劉宣伶 (2016)。《賽考利克原住民族語遊戲式數位教材之設計及其使用成效評估》，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碩士論文。
- 蘇政傑 (2010)。〈大學生本土語言態度研究：以聯大語傳系為例〉，《中山人文學報》，31：265-303。https://doi.org/10.30095/SYJH.201107.0011
-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 Barrot, J. S. (2021). Social media as a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2008-2019).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35(9), 2534-2562. https://doi.org/10.1080/09588221.2021.1883673
- Bose, P., Gao, X., Starfield, S., & Perera, N. (2024). Understanding networked family language policy: a study among Bengali immigrants in Australia.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5(4), 416-443. https://doi.org/10.1080/14664208.2024.2349405
- boyd, d. m., & Ellison, N. B. (2007). Social network sites: Definition, history, and scholarship.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3(1), 210-230. https://doi.org/10.1111/j.1083-6101.2007.00393.x
- Brink-Danan, M. (2011). The meaning of Ladino: The semiotics of an online speech community.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31(2), 107-118. https://doi.org/10.1016/j.langcom.2010.08.003
- Buszard-Welcher, L. (2001). Can the web help save my language? In L. Hinton & K. Hale (Eds.), *The Green Book of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in Practice* (pp. 331-345).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https://doi.org/10.1163/9789004261723_027
- Carroll, K. S. (2008). Puerto Rican language use on Myspace.com. *Centro Journal*, 20(1), 96-111.
- Cassels, M., & Farr, C. (2019). Mobile applications for Indigenous language learning: Literature review and app survey. *Working Papers of the Linguistics Circle*, 29(1), 1-24.
- Cooper, G., Argo-Kemp, V., Wylie, C., & Hodgen, E. (2004). *Te Rerenga A Te Pirere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Kohanga Reo and Kura Kaupapa Maori Students: Purongo Tuatahi Phase 1 Report*. Wellington: New Zealand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Te Runanga o Aotearoa mot e Rangahau I te Matauranga.

- Cunliffe, D., Morris, D., & Prys, C. (2013). Young bilinguals' language behaviour i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The use of Welsh on Facebook.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8(3), 339-361. <https://doi.org/10.1111/jcc4.12010>
- Curdt-Christiansen, X. L., & Huang, J. (2020). Factors influencing family language policy. In A. C. Schalley & S. A. Eisenclas (Eds.), *Handbook of social and affective factors in home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development* (pp. 174–193). 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https://doi.org/10.1080/14664208.2022.2103267>
- Edwards, V. K. (2002). Bilingualism, stories, new technology: The Fabula project. In R. D. Sell (Ed.), *Children's Literature as Communication* (pp. 333-344). John Benjamins. <https://doi.org/10.1075/sin.2.21edw>
- Eisenlohr, P. (2004).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and new technologies: Cultures of electronic mediation and the refiguring of communiti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3, 21-45.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anthro.33.070203.143900>
- Elliott, P. W. (2013).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Challenges, complications, and opportunities*.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Co-operatives,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 Ellison, N. B., Wohn, D.Y., Khan, M. L., & Fewins-Bliss, R. (2012). Reshaping access: An overview of research on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social media and social capital. <https://www-personal.umich.edu/~nicole/ReshapingAccessToDistrib.pdf>
- Fishman, J. (1991).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Multilingual Matters. <https://doi.org/10.21832/9781800418097>
- Galla, C. K. (2016). Indigenous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promotion, and education: Func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29(7), 1137-1151. <https://doi.org/10.1080/09588221.2016.1166137>
- Granovetter, M. S.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6), 1360-1380. <https://doi.org/10.1086/225469>
- Grenoble, L. A., & Whaley, L. J. (2002). What does Yaghan have to do with digital technology. *Linguistic Discovery*, 1(1), 1537-0852. <http://doi.org/10.1349/PS1.1537->

0852.A.101

- Grin, F. (2003). Language planning and economics.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4(1), 1-66. <https://doi.org/10.1080/14664200308668048>
- Hattem, D., & Lomicka, L. (2016). What the Tweets say: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witter research in language learning from 2009 to 2016. *E-learning and Digital Media*, 13(1-2), 5-23. <https://doi.org/10.1177/2042753016672350>
- Hermes, M., & King, K. A. 2013. Ojibwe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multimedia technology, and family language learning. *Language Learning & Technology*, 17(1): 125-144. <https://doi.org/10.64152/10125/24513>
- Herring S. C., Paolillo, J. C., Ramos-Vielba, I., Kouper, I., Wright, E., Stoerger, S., Scheidt, L. A., & Clark, B. 2007. Language networks on LiveJournal. Proceedings of the 40th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 (HICSS-40). Los Alamitos: IEEE Press. <https://doi.org/10.1109/HICSS.2007.320>
- Hinton, L., & Hale, K. (2001). *The Green Book of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in Practice*. Academic Press. <https://doi.org/10.1017/S0047404502284055>
- Honeycutt, C., & Cunliffe, D. (2010). The use of the Welsh language on Facebook.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3(2), 226-248. <https://doi.org/10.1080/13691180902914628>
- Junker, M. O. (2018).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for Indigenous linguistics in the digital age. In S. T. Bischoff & C. Jany (Eds.), *Insights from practices in community-based research: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around the globe*, (pp. 164-175), Berlin: De Gruyter Brill. <https://doi.org/10.1515/9783110527018-009>
- Kerswill, P., & Williams, A. (2000). Creating a new town Koine: Children and language change in Milton Keynes. *Language in Society*, 29(1), 65-115. <https://doi.org/10.1017/S0047404500001020>
- Koole, M., Morin, R., Lewis, K., Dreaver-Charles, K., Deters, R., Vassileva, J., & Lewis, F. B. W. (2023). Nisotak: An example of flexible design for indigenous language learning apps and reconcili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bile and Blended Learning*, 15(2),

- 1-23. <https://doi.org/10.4018/IJMBL.318262>
- Kroskrity, P. V., & Reynolds, J. F. (2001). On using multimedia in language renewal: Observations from making the CD-ROM Taitaduhaan. In L. Hinton & K. Hale (Eds.), *The Green Book of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in Practice* (pp. 317-329). Academic Press. https://doi.org/10.1163/9789004261723_026
- Lewin, K. (1946). Action research and minority problem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4), 34-46. <https://doi.org/10.1111/j.1540-4560.1946.tb02295.x>
- Lin, M.-C. & Yudaw, B. (2013). Rethinking community-based indigenous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using cultural-historical activity theory.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14(3-4), 436-456. <https://doi.org/10.1080/14664208.2013.831586>
- Meighan, P. J. (2024). Indigenous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using TEK-nology: how can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TEK) and technology support intergenerational language transmission?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45(8), 3059–3077. <https://doi.org/10.1080/01434632.2022.2084548>
- McAdam, D., & Paulsen, R. (1993). Spec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ties and activ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9(3), 640-67. <https://doi.org/10.1086/230319>
- McCarty, C. (1995). The meaning of knowing as a network tie. *Connections*, 18(2), 20-31. <https://doi.org/10.1002/9781405177504.ch21>
- Matsumoto, K. (2010). 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s in the post-colonial multilingual island of Palau: Mechanisms of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shift. *Multilingua*, 29(2), 133-165. <https://doi.org/10.1515/mult.2010.006>
- Meek, Barbara A. 2011. *We are our language: An ethnography of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in a Northern Athabaskan community*.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https://doi.org/10.1111/j.1548-1395.2013.01156.x>
- Milroy, L. (1987). *Language and Social Networks*. (2nd ed.), Basil Blackwell.
- Montgomery-Anderson, B. (2009). *The Cherokee electronic dictionary: Balancing the needs of learners, speakers, and linguists* [Conference presentation]. Annual Meeting

-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nguage Documentation and Conservation (ICLDC), Honolulu, HI, United States. <https://scholarspace.manoa.hawaii.edu/items/1eb0bc8b-0648-4bd4-a1b8-932410431e6e>
- Nee, J. E. (2021).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in Teotitl'an del Valle Zapotec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https://escholarship.org/uc/item/26v6d2k7>
- OECD (2019). How's life in the digital age?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 people's well-being. <https://doi.org/10.1787/9789264311800-en>
- Olko, J. (2018). Spaces for participatory research, decolonization and community empowerment: Working with speakers of Nahuatl in Mexico. Language In P. K. Austin (ed.) *Language Documentation and Description*, vol 16, (pp. 1-34), EL Publishing. <https://doi.org/10.25894/ldd111>
- Padilla-Iglesias, C. & Kramer, K. L. (2021).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structuring social networks following market integration in a Yucatec Maya populatio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 656963.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1.656963>
- Penfield, S. D., & Tucker, B. V. (2011). From documenting to revitalizing an endangered language: Where do applied linguists fit?. *Language and Education*, 25 (4), 291–305. <https://doi.org/10.1080/09500782.2011.577219>
- Sadan, T. (2011). Yiddish on the Internet.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31(2), 99-106. <https://doi.org/10.1016/j.langcom.2010.08.002>
- Tang, A. A. Y. (2014). Preliminary Results of a Community-based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in Truku Seediq. *Journal of Taiwa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9(2), 1-37. [https://doi.org/10.6710/JTLL.201409_9\(2\).0001](https://doi.org/10.6710/JTLL.201409_9(2).0001)
- Tsunoda, T. (2006). *Language Endangerment and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https://doi.org/10.26530/oapen_626366
- Warschauer, M. (1998). Technology and indigenous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Analyzing the experience in Hawai'i. *The 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 55 (1), 139-159. <https://doi.org/10.3138/cmlr.55.1.139>

Warschauer, M. (2000). Language, identity, and the Internet. In B. Kolko, L. Nakamura & G. Rodman (Eds.), *Race in Cyberspace* (pp. 151-170). Routledge.